



中大 哲學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 in Philosophy, CUHK

2025-26

MA in PHILOSOPHY
哲學文學碩士(兼讀)課程
(Part-time)



陸正傑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助教)

宿命論
「真的假不了」的

以下是我們都知道的事實：

「2024 年 7 月 19 日歐洲國家杯決賽，英格蘭輸給西班牙。」

對於這個事實，英格蘭球迷會很傷心，但總有個限度，他們或會想，即使**事實上**英格蘭輸給西班牙，但假若英格蘭的表現更好一點，英格蘭是**可能**擊敗西班牙的。「可能性」給了人們希望，令人在做任何事時更有動力做得更好。若果現在有人告訴英格蘭球迷，英格蘭不只輸給西班牙，而是**必然**輸給西班牙，英格蘭球迷必定破口大罵，認為他在胡說八道。但宿命論認為這個想法不僅不是胡說，反而是有理由支持的深刻洞見。

我們先聽聽宿命論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叫小強，他是個西班牙球迷。就在 2024 年 7 月 18 日——英格蘭輸給西班牙前一天，小強做了個預測，他預測「2024 年 7 月 19 日歐洲國家杯決賽，英格蘭輸給西班牙」。既然是預測，它一定有兩個可能，一是真，另一是假。真的話，就表示英格蘭輸給西班牙；假的話，則表示英格蘭不是輸給西班牙。故事到這裏，宿命論的想法還很正常，跟一般人沒有分別。但接著，宿命論便有個異於一般人的想法，它認為既然事實上英格蘭輸給西班牙，那麼小強的預測便是真，而真的東西必然是真，不可能是假，因此英格蘭輸給西班牙這件事也必然如此這般出現，不可能有其他可能。換句話說，宿命論的主張是，假若英格蘭輸給西班牙，那麼英格蘭必然輸給西班牙；假若英格蘭勝了西班牙，英格蘭就必然勝了西班牙。

宿命論的想法可以用論證的方式更清楚表達出來：

前提一：預測只有兩個結果——英格蘭輸給西班牙或英格蘭勝了西班牙。不是第一個結果為真，就是第二個結果為真。

前提二：若某個命題為真，它必然為真。

結論一：任何預測都是命題，無論是第一個預測結果還是第二個預測結果，只要任何一個預測結果為真，這個預測結果就必然為真。

結論二：英格蘭輸給西班牙或英格蘭勝了西班牙，只要任何一面出現，這一面就必然出現。

英格蘭輸給西班牙這個例子可能會令人有個錯覺，以為宿命論只能用在將來的事情上。其實不然。試設想時間是流動的¹。隨著時間流動，將來的事會逐漸變為現在的事，再逐漸變為過去的事。在這「演變」的過程中，事情必然如此的性質一些都存在，變的只是我們怎樣「稱呼」這件事——將來的事、現在的事、過去的事。因此，宿命論的論證其實是可用在所有的事情上，而當用在所有的事情上的時候，宿命論就會得出這個最終結論：



宿命論的最終結論：任何事情，只要它是如此這樣，它就必然如此這樣。

宿命論的故事到這裏便完結。我猜想，很多人大概一看到宿命論的結論就很不舒服，認為它在鼓吹一種消極的人生態度，但這是對宿命論的誤解。我們可回到英格蘭輸給西班牙的例子。在這個例子裏，宿命論承認必然出現的事情只有一個——英格蘭輸給西班牙。對於這個必然出現的事情，如果你是英格蘭球迷，你固然失落，但如果你是西班牙球迷，你就會很高興，對於同一件事，你是否高興，視乎你自己的身份，而宿命論卻從沒要求你採用那個身份。即使退一步說，你是那個身份也是必然如此這樣，宿命論也沒建議或要求你採取那種人生態度。事實上，古今中外不少人生哲學理論，就算承認世界的事情是必然如此這樣，也可以鼓勵你拼盡最後一口力氣把遊戲玩得最好。宿命論只是一套關於事情是如何的形上學理論，它不是告訴你該怎樣生活的人生哲學理論。

同樣是關於事情是如何的形上學理論，很多人以為宿命論和命定論是同一回事。可是，它們不一樣。決定論是說，在某個可能世界裏，某個事態 (state of affairs) 加上那個世界的物理規則 (physical law)，**因果地**必然導致另一個事態出現。宿命論則是說，如果某個事情出現，這個事情必然出現，沒有其他可能。兩個理論雖然都有「必然」這個特點，但命定論是假的時候，宿命論也可以為真。命定論甚麼時候會是假？就是當某個事態加上那個世界的物理規則也**不能**必然導致另一個事態出現。但假設某個事態加上那個世界的物理規則也不能必然導致另一個事態出現，也不表示後者出現的時候，不是必然出現。一個事態必然出現，固然可以因為因果關係，但也可以因為其他原因，而宿命論的論證就為這些其他原因提供了解釋。

宿命論裏的「必然」不是由因果關係導致帶出它的另一個特點。這個特點是宿命論既不提供事情必然出現的**原因**，也不提供事情

必然出現的**理由**。我們又再重溫一下英格蘭輸給西班牙這個例子。對於事情，我們一般有兩個傾向，一是為它找尋出現的原因，另一是為它找尋出現的理由。有些情況，原因跟理由是相同，但有時候它們是不同的，例如小明遲到上課的原因是聽不到鬧鐘響，但理由則可能是他通宵達旦溫習。同樣地，英格蘭輸給西班牙，原因可以是英格蘭表現得不好，理由則可以是教練帶領得很差，但無論理由是否不同於原因，或者這些理由是否成立，宿命論都不感興趣。即使英格蘭輸給西班牙沒原因也沒理由，只是隨機出現的事情，只要它出現，宿命論便認為它是必然出現。因此，宿命論是套十分單純的理論，它既不指導你人生該怎麼活，也不為事情提供原因或理由，它只是簡簡單單的說出事情一個的形上學性質。

由上述可見，如果你不同意宿命論，你要攻擊它的地方不是指它提供了一個錯誤人生觀、一個錯誤的事情原因解釋或一個錯誤的事情理由解釋。這些從來都不是宿命論的核心內容，因此，就算宿命論像是引伸出這些東西，它們都可以從宿命論中拿走。宿命論最後剩下的就是它那個最終結論：

宿命論的最終結論：任何事情，只要它是如此這樣，它就必然如此這樣。

要攻擊這個結論，我們就要看宿命論的論證那個地方有問題，而不少哲學家認為問題出於前提二的含混之處。前提二是這樣的：

前提二：若某個命題為真，它必然為真。

這個前提可以有兩個解讀。第一個解讀是『「若某命題為真，它為真」是必然為真』。這個解讀很自然，也必然對。試舉一個例子。假若你面前有個紅色的蘋果。你望著這個蘋果，然後說「紅色的蘋果是紅色的」。這個命題必然是真，因為它後項說的只是重覆前項說的（或者你也可以說，後項的內容超不過前項的內容）。更抽象的說，假若某個命題是真，你說它是真，你這樣說必然是對的。第一個解讀的形式是：

第一個解讀：「若某命題為真，它為真」是必然為真。

可惜，這個解讀對宿命論沒有幫助。宿命論需要的是一個更強的解讀：

第二個解讀：「若某命題為真，它必然為真。」

在某些很狹窄和特殊的範圍下，例如數學和邏輯，這些命題如果是真的，它們都是必然為真。不過，絕大部份的經驗命題，即使是真，也只是偶然為真。例如剛剛談及的蘋果例子，那個蘋果事實上是紅色，不等於它必定是紅色，它可以是青色、黃色等等，因此，「如果某個蘋果是紅色，它必然是紅色」這個命題是錯的。同理，「如果英格蘭輸給西班牙，她必然輸給西班牙」這個命題也是錯。

兩個解讀的分別是在於「必然」這個概念的應用範圍有多闊。在第一個解讀，「必然」是用在**整個**條件句上：「若某命題為真，它為真」；在第二個解讀，必然是用在條件句的前項上：「若某命題為真」。第一個解讀無可挑剔，但它對宿命論沒有幫助；第二個解讀能幫到宿命論，但可惜它是錯。宿命論蒙蔽他人的技倆有二：一是故意不說有兩個解讀；另一是就算其他人知道有兩個解讀，它在他人毫不察覺下，令人以為第二個解讀跟第一個的解讀沒有分別，如是者，當第一個解讀是正確之時，人們便以為第二個解讀同樣也順理成章是正確。但實則不然。

參考資料：

Conee, Earl and Sider, Theodore (2014). *Riddles of existence: a guided tour of metaphys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2.

1 就算設想時間不是流動的，宿命論的結論也一樣。如果是時間不是流動的，所有事情就像一塊蜘蛛網上的各點，紋風不動，那麼將來的事情其實是沒有任何獨特之處，可以獨享「必然如此」這個性質。如果將來的事情不能獨享這個性質，那麼所有事情便一如將來的事情那樣，必然是如此這般，不能有其他可能。

課程簡介

使命

由 2004 年課程開辦至今，本系堅持：

- 提供正規的哲學訓練
- 培養和提高學員之分析及批判思考能力
- 激勵學員反思當代社會文化問題
- 提升學員對哲學及人文學科的理解及關懷

課程特色

- 全港首個授課式哲學文學碩士（兼讀）課程
- 設有學術獎
（每年選出成績優秀的畢業生，成為學術獎得主。得獎人可獲得獎學金港幣一萬元，以鼓勵繼續研習哲學。）
- 學風自由，以多元、自由為教育及研究理念
- 由中大哲學系教授或資深教授任教，確保教學質素
- 學習氣氛熾熱，師生關係融洽，同學自組讀書會或討論會
- 開課範圍廣泛，主要探討當代英美及歐陸哲學，儒學、佛學及道家思想與現代人生、生死愛欲、痛苦與快樂、文化批判、應用倫理與道德困境等問題

課程結構

- 本課程為授課式兼讀碩士課程
- 一般修讀為兩年，最長為四年
- 上課時間：星期一至五（下午 6:30-9:30）或星期六（下午 2:30-5:30）
- 畢業要求：
 - (1) 修畢 24 學分（8 個科目）
 - (2) 於每個研讀範圍內，至少修畢 3 個學分（1 個科目）

有關詳情，歡迎瀏覽本系網頁：<http://phil.arts.cuhk.edu.hk/web/>

科目簡介

本課程共分 3 個研讀範圍：



為提升學員研究某一特定哲學課題之能力，課程設有「論文：研讀指導」（3 學分），以供同學自由選修。

06

07

科目表

自選科目（每科 3 學分）：

論文：研讀指導

範圍一：中國 / 東方哲學

中國古代哲學專題研討
近現代中國哲學專題研討
中國哲學史專題研討
儒學專題
道家哲學專題
佛教哲學專題
東方哲學專題
比較哲學專題

範圍二：西方哲學

現代西方哲學專題研討
當代英美哲學專題研討
歐陸哲學專題研討
西方哲學史專題研討
道德與政治哲學：善與義
語言、意義與溝通
形上學與實在性之探究
哲學與概念分析
心靈與認知
解釋、理解與對話：理論與實踐

範圍三：應用哲學

應用倫理與道德困境
哲學與文化批判
文學與藝術的哲學分析
哲學與人之處境：生死愛欲
中國哲學與現代人生問題
思考方法學與辯論
應用哲學專題
實踐哲學專題
哲學與跨學科探討專題

（每學年各個研習範圍內將會開設一定數量之科目，如欲了解每科之內容及詳情，歡迎瀏覽本系網頁：
<http://phil.arts.cuhk.edu.hk/web/>）

入學資料

入學資格

- 符合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所規定之入學資格，詳情可瀏覽：www.gs.cuhk.edu.hk/apply
- 獲得認可高學等學府之學士學位，學科不限（毋須主修或副修哲學）

報名方法

- (1) 申請人須提交一篇二千字的自述（中英均可），說明申請人對哲學的認識、申請原因、以及感興趣之哲學課題。若申請人曾修讀任何與哲學相關之課程，請提供證明文件。
- (2) 2024年9月開始，研究院將接受網上申請。截止日期為2025年2月28日。

詳情可瀏覽

www.gs.cuhk.edu.hk/apply



入學諮詢講座 (歡迎參加)

第一次

日期：2025 年 1 月 4 日 (星期六)

時間：2:30 – 4:30 pm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地下 YIA LT3

第二次

日期：2025 年 2 月 15 日 (星期六)

時間：2:30 – 4:30 pm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地下 YIA LT2

(屆時任教老師及同學將出席講座，講解課程內容、入學的詳細資料及分享學習心得。)

如有興趣參加以上講座，請到本系網頁 (<https://www.phil.arts.cuhk.edu.hk/web/postgraduate/part-time-ma/news/>) 填妥網上報名表格。



歡迎查詢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馮景禧樓 4 樓哲學系

電話：3943 7149 (文學碩士課程)

3943 7138 (哲學系辦公室)

電郵：phil_MA@cuhk.edu.hk

傳真：2603 5323

網頁：<http://phil.arts.cuhk.edu.hk/web/>



活動簡介

MA 20 周年講座系列：



- 《蘇格拉底的抉擇》 – 周保松教授
- 《哲學與對時代的思考》 – 劉國英教授
- 《易學與儒釋道》 – 岑逸飛先生
- 「萊布尼茲與『漢字之鑰』——兼論『漢語多功能字庫』的製作」 – 關子尹教授

MA 20 周年慶——齊來讀哲學



- 《愛的多重奏》 – 劉保禧博士
- 《人性之鏡：動物倫理的歷史與哲學》 – 郭柏年博士
- “The Best Things in Life” – 盧傑雄博士
- “Happines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 孟繁麟教授

本課程設有專屬 YouTube 頻道，可瀏覽網上課堂錄影、校友分享、活動及哲學專題討論等影片。歡迎訂閱！



CUHK-MA in Philosophy | 🔍



20周年晚宴：



各位師友嘉賓、課程校友，慶賀歡聚



哲學系每年均會舉辦文學碩士畢業同學晚會



每年均會安排暑期課前預備班予新入學同學，讓同學預先感受一下課程的學習模式，於開學後正式攻讀時更容易適應及享受學習生活。

鄧國洪

(MA in Philosophy 畢業生)

一個人去思考生死、意義、真理等哲學問題可以有不同的原因，亦按此決定不同的方式及入哲學坑的深度，各取所需。然而，筆者想分享的倒是不進深哲學的幾個障礙，雖是筆者自己處境的一些回顧，但可能亦是一些擬報讀中大哲學文學碩士 (MA) 的朋友，要決定認真地付出海量時間去研讀一些哲學原典及有關的嚴謹學術著作所涉及的幾個掙扎。

筆者一直從事于地產金融業，本能地會考慮報讀 MA 的性價比，所問的是時間及機會成本的投入，而非超值的學費。不少老師及同學都不時為哲學何用去辯解，反映了現今哲學人身份危機的普遍性。筆者自身的體驗中卻從沒此困擾，歸因深入的哲學思考即使在職場上都非常實用。固然，哲學之用，不像職業或專業訓練可以寫在求職履歷中，但哲學提供了邏輯理性的思考訓練、鍛練鏗而不捨尋根究底的耐力、養成嚴謹推演才判斷的習慣、累積多元多視角的解決問題經驗、協助人際溝通時把握對方的三觀、從構作自身的價值體系去面對生死及道德抉擇，凡此種種，都是大用，而隨著哲學大師的足跡去培養人文的關懷以致拓闊東西文化的眼界便更不用說了。相反，再即學即用的技能也有期限，尤其人工智能的驚人發展下，效用的觀念會更快地更新換代，一個人在職場越久，涉及更宏觀的考慮更影響深遠的處境時，更能有此體會。

在學期間筆者過渡至退休人士，在生有涯而知無涯的人生倒數限制下，如此進深哲學是否愚公移山？但面對哲學大山，即使四十年前便起步，所得也不過是滄海一粟，這樣的學習還有意義嗎？其實意義，不囿於能學得多少，價值也不必是將來式的，因為明天不一定會到來，但今天的細味，累積成過去的回憶，是可以把握的。當下的啟迪、生趣、跌宕，才是人生旅程的姿彩。而學習過程的點點滴滴，有如站高一點，看多了一點，已是意義的本身，只要不半途而廢，連點成線，結線成面，把握了知識間的緣起與關係，當中的樂趣與裨益是必然的。MA 更提供了無限的學習持續性，包括畢業後的校友交流活動、圖書館資源及終身旁聽等。筆者過去兩年在日間旁聽的課比正讀的課還多，只要願意，課程的限制並非學習的限制。

筆者自少秉持基督信仰，甚至曾修讀神學十多年，常被主內肢體問到進深哲學會損害信心嗎？會的，如果你的信仰，是一套源自某歷史脈絡而產生對基督信仰的詮釋而令你以為它是終極真理，不容置疑，甚至不問它的歷史源起、中間如何承傳、而中介人的承傳又是否完整無誤，更不問今日是否昔日的信仰問題，又或許因為華人的保守傳統反而像法利賽人般易將信仰內容僵化，不敢「發展」信仰，將複雜及獨特的個體人生和急遽變化的世界所帶來的挑戰，以簡陋的宗教活動形式例如敬拜、讀經、祈禱、聚會、事奉、奉獻去面對。然而，這種哲學與信仰的關係不必然地互不相容，二者的張力亦可產生有機的互動、對話以致建設性的發展。其實哲學的本質是不斷叩問，信仰的本質卻是為人生不斷提供指向終極的答案，哲學的多元多視角批判思維，正正對封閉系統式的信仰提供了突破的工具。在信仰群體內，哲學能顯出歪行的信仰，制衡胡說八道，更正對正統信仰無意的誤解和故意的曲解，對外面的世界，哲學能推動信仰更貼地更好地與現實生活結連。在地緣政治緊張及人工智能即將全面爆發的今天，山雨欲來，信仰更不能抱殘守缺。

人每當遇上重大的人生關口，往往亦會重新檢視自己的存有並帶出一眾哲學問題，但哲學的反思，會否只是知性遊戲？能助人處理這些危機嗎？去年學期中正值家母癌症末期和離世，除了信仰的支持與安慰外，筆者體驗到哲學不單是知性的訓練，在面對生死別離的處理能提供不少資源與指引。其實在生命的培育上，有別於古時全人的生命培育，今日在學院內的哲學訓練無疑較偏重學術。此等研究的確不等於修身的工夫，不能叫人成聖，但檢視自己何時丟了初心而成了昔日自己所討厭的人，進而為自己成為更好的人指向，仍是可以的，而遇到有些言教身教的老師，及不為眼前功利而單純地渴慕智慧的同學，仍會被觸動，被感染的。

本文並非系統論述，只是個人的一些經歷點滴，希望有類似掙扎的朋友亦能得享學習哲學的樂趣與裨益。

鍾旭輝

(MA in Philosophy 畢業生)



現時既有眾多媒體渠道提供哲學知識，為何仍要花錢、時間、精力讀哲學這類「無用」學問的碩士課程？這是一道十分真切的問題。

大概在營營役役的生活中，在整個社會文化令人窒息氛圍中，一場意外，一場事件觸發我們反思這一切存在的意義為何，我們開始哲學地思考。

我對哲學的興趣可能在預科修讀中國哲學史時已經萌芽，但數年的本科商科的訓練及後在商業機構工作而「忙」卻了。後來，在中大崇基讀了MACS，讓我重新發現對哲學興趣。日復日機械式的工作生活，我總覺得那麼不妥，something is wrong（個人生活形式、周圍世界等等），但卻無法道出所然來。我急切地想要思考這些問題，可是我不懂如何思考，於是又報讀了哲學 MA 課程。

中大哲學 MA 提供學院式哲學思考訓練。課程內容涵括英美哲學、歐陸哲學與東方哲學傳統，形式包括導師講授、學員報告、討論、寫作功課等等。我最大的得益是學習到如何批判性地思考，例如我感到最精彩的課是老師借助傅柯的思想協助我們反思存在主義現象學、結構主義的局限，同時在批判的基礎上思想家如何建立自己的思考方法。另外，還記得因為「Reg 唔到科」而被「拋到」佛學哲學，儘管起初完全不懂佛學名相，後來在老師的耐心講解及在同學報告與討論中獲益良多，不但建立了佛學興趣也建立了一些友誼。最痛苦也最享受的時光莫過於寫作。我視寫作為創作，思之作品。痛苦是因為思維擺脫日常思維習慣及將思維轉化定形為文字時所產生的不舒感，享受是因為日常工作是勞動並不是創作，寫作是一契機讓我享受到人（之為人）正在發揮創意的潛能。

最後，如果學科與工作曾一度將人無意識地切割、形塑成某種「單向度」的性情、人格或主體，學習哲學思考，大概是我對這些裝置的某一種思想維上的抵抗方式。哲學也是一種時代的思考，時代向我們發出敲問「今日，呢一度 everything is wrong。」現在，我們所身處的是怎樣的時代？是技術時代嗎？是倦怠時代嗎？我們這時代，我們的周圍世界出錯了什麼？儘管已經畢業了，這些問題仍縈繞於心。兩年的哲學學習並不足夠，但至少除了日常生活形式，我可以展開另一種新的生活形式——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我仍在學習與尋問我所關懷的問題的路上。

